



铃木光司

环界

4

铃 THE RING

人最畏惧的是什么？

未知、黑暗和深入骨髓的孤独

# 环界

## 铃 THE RING

〔日〕铃木光司 著 贺迎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环界 .1, 铃 / [日] 铃木光司著; 贺迎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6.12  
ISBN 978-7-5442-8498-1

I. ①环… II. ①铃…②贺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736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6-122

RING

© Koji SUZUKI 1991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3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  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,  
through, DAIKOUSHA INC., Kawagoe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环界 .1, 铃

[日] 铃木光司 著  
贺迎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 
特邀编辑 褚方叶 贺 静  
装帧设计 韩 笑  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 
印张 8  
字数 154 千  
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 
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442-8498-1  
定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# 目录

## ↑HE RING

第一章 初秋 1

第二章 高原 49

第三章 突风 77

第四章 波纹 217

第一章

CHAPTER 01

初秋

9月5日 22:49 横滨

紧邻三溪园的住宅区，北部并排矗立着数栋十四层公寓。尽管是新楼，但几乎都已住满。每栋楼里住着近百户人家，可大部分住户都互不相识。只有当夜幕降临，各家的窗户透出灯光时，人们才意识到这儿有人居住。

南边是一座工厂，厂里探照灯的灯光照在油乎乎的海面上，水里倒映着工厂落寞的身影，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。工厂的外墙上缠绕着无数管线，令人联想到人体内错综复杂的血管。覆在管线表面的灯饰则宛如闪烁的萤火虫，这种奇妙的景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。

远处，在与工厂只有数百米之隔的地方，一处规划过的住宅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栋新建的二层小洋楼。小洋楼紧邻一条南北走向的单行线，旁边是只有一个停车位的停车场。同一式样的楼

房遍布新兴住宅区，或许是因为这里交通不便，这一座的周围却见不到其他楼房的影子，取而代之的是到处立着出售土地的牌子。和那些刚完工就住满的公寓相比，它多少显得有些落寞。

此刻，荧光灯的灯光透过小洋楼二楼洞开的窗户，斑驳地洒落在阴暗的路面上。大石智子是私立女子高中三年级学生，此刻正坐在二楼房间的书桌前。她穿着白T恤和短裤，两条腿对着落地电扇叉开，身子扭向一边，目光落在翻开的习题集上。T恤下摆随风吧嗒吧嗒地翻飞着，风直直灌入了肌肤，可她还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：“好热、好热……”由于暑假期间玩过头了，该做的习题堆积如山，智子只好归咎于天气太热。其实今年夏天并不是很热，晴天也不是太多，与往年相比，海水浴场的游客也少了许多。不料暑假一结束，居然持续了五天的酷暑。这种滑稽的天气弄得智子焦躁不安，不禁咒骂起老天爷来：他妈的这么热，让人家怎么看书嘛！

智子用手挠了挠头发，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大了一些。这时，她看见身旁的纱窗上停着一只小飞蛾，它抵挡不过电扇的风势，一下子不知飞到哪儿去了。小飞蛾消失在黑暗中后，纱窗微微颤动了好一会儿。

从刚才到现在，智子的学习没有丝毫进展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可是就算今晚学个通宵，她也没法把功课复习完。

智子看了一眼钟，已近十一点。要不看一下电视里的职业棒球新闻吧，没准能在座席上看到爸妈呢。可她又惦记着明天的考

试。智子一直非常向往大学，但凡冠上“大学”两个字，上哪所学校她都无所谓。可是今年暑假留下了很多遗憾。由于天气的缘故，她没能玩个尽兴，潮乎乎的湿气又令人很不舒服，让她根本提不起劲学习——唉，虽然是高中最后一个暑假，可还是希望能过得轻松点。过了这个暑假就要跟“女高中生”的身份道别了。

由于心情烦躁，智子转而将不满发泄到父母身上。真是的！女儿在挥汗如雨地读书，这两个人竟然若无其事地跑去看夜场球赛！也不考虑一下我这个女儿的心情！

由于工作关系，智子的父母偶然得到了巨人队比赛的门票，于是两人一块儿去了东京巨蛋看球赛。球赛结束后没什么地方可去的话，他们这会儿应该正准备回家。可是现在，这套全新的四居室住宅里却只有智子一个人。

尽管这几天没有下雨，智子却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湿气。除了身上渗出的汗水，房间里似乎还弥漫着细小的水滴。啪的一声，她无意识地拍了一下大腿，可是挪开手，却没有看到被拍扁的蚊子。或许是心理作用，她感到膝盖上一阵针刺般的瘙痒。这时屋里传来一阵嗡嗡的振翅声。智子用双手在头顶上挥了挥。是苍蝇。为了避开电扇的风，苍蝇在门前改变了飞行高度，突然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。从哪儿飞进来的啊？明明关着门。她检查了一下纱窗与墙壁之间的接缝，根本没找到足以让苍蝇进出的缝隙。突然，她感到一阵尿意和口渴。一股莫名的压力侵袭而来，尽管还不至于让人窒息，却有力地撞击着她的心脏。不停地叽里咕噜发牢骚



的智子像换了个人似的陷入沉默。

下楼时，智子莫名地感到心脏怦怦直跳。一辆车从楼前的路上飞驰而过，前灯唰的一下扫过楼梯下的墙壁。车辆渐行渐远，引擎声越来越小，四周的黑暗仿佛变得比刚才更浓重。她故意发出重重的脚步声下楼，还随手打开了走廊上的灯。

方便完，智子坐在马桶上发了一会儿呆。她无法让心脏的悸动平息下来，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她做了几次深呼吸，然后站起身，将内裤和短裤一起提上来。

“老爸老妈，快点给我回来啊！”她突然用小女孩般的口气喃喃道。“不对，我这是在央求谁啊？”她不是在央求父母早点回来，而像是在央求别的人。“求求你，请不要伤害我。”她不禁使用了敬语。

用厨房的自来水洗过手后，智子直接用湿漉漉的手把冰柜里的冰块放进玻璃杯，然后满满地倒上可乐，一口气喝光，把玻璃杯放在吧台上。杯中的冰块骨碌碌地转了几圈，随即停住。智子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可她仍觉得口渴，于是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升半的瓶装可乐倒入杯中。这时，她的手开始哆嗦。身后仿佛有一股腐肉的腥臭味渗入空气中，把她包围起来……那绝不可能是固体，更不可能是人。

“求求你！别这样！”智子大声哀求。水池上方，十五瓦的荧光灯突然闪了几下，熄灭了。新买的灯泡居然这么不禁用。这时，智子后悔刚才没把屋里的灯都打开。现在她连走到开关那儿开灯

的力气都没了，甚至都不敢往后看。她知道身后有什么。那是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和室，壁龛上摆着爷爷的牌位。房间里的窗帘没有拉上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对面绿草茵茵的住宅区，以及远处公寓里一小格一小格微弱的灯光。仅此而已。

第二杯可乐喝到一半时，智子已经动弹不得。就算是心理作用，这种诡异的气氛也未免太浓重。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伸过来，眼看就要触摸到她的脖颈，令她窒息——如果是“那个”怎么办？

智子不敢再想下去。一想起那件发生在一个星期前、她努力去忘却的事情，她就无法承受那极度膨胀的恐惧感。秀一说，既然上面是那样讲的，一切就已无法挽回，每个人随后都将一个接一个地死去。只是一回到都市，那部让她印象深刻的录像就失去了可信性，是谁在恶作剧吧？智子试图想些快乐的事，别的快乐的事。可如果真是“那个”……如果那是真的……对了，在那个时候，不是会有电话打来吗？

啊！老爸老妈到底在干什么啊！

“你们快点回来吧！”智子叫出声来，然而那个诡异的影子却丝毫没有就此罢手的迹象，依然一动不动地在她身后窥探，等待机会。

十七岁的智子还不太清楚“恐惧”的本质，但此时她深深感到，心里那份恐惧正在逐渐扩散。

真让我遇上了也没办法。不，肯定不会有事。即使我回头看，那儿也不会有什么东西。肯定什么都没有。智子内心萌生出一股

回头看的欲望，想尽早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。可是，真的没有东西吗？她感到背部凉飕飕的。一股恶寒自肩头蹿起，顺着脊背一直往下游走，整件T恤都被涔涔冷汗浸湿了。再往深里想，她的肉体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。有谁说过，肉体比精神更真实。

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声响。即使回头看，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不赶快把剩下的可乐喝完，回房去复习，明天考试就要完蛋了。

这时，咔嚓一声，玻璃杯中的冰块裂开了。智子不由得应声回头……

9月5日 22:54 品川车站前的十字路口 东京

信号灯变成了黄色，木村并未冲过去，而是将出租车停在了马路左侧。运气好的话，能拉到去六本木路口的乘客。这儿的乘客多数是去赤坂和六本木方向的，经常有人趁着出租车等信号的时候钻进车来。

这时，一辆摩托车经过木村的左侧，在靠近人行横道的地方停下来。骑摩托车的是一位穿牛仔裤的小伙子。木村非常讨厌那些四处乱窜、挡人视线的摩托车，特别是那些等信号灯时若无其事地停在他车前或车门旁的。今天生意不好，他的心情也不好，于是他冷冷地盯着那位年轻人。年轻人头戴全罩式的安全帽，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左脚搁在人行道的边缘上，张开腿，吊儿郎当地

摇晃着身体。

这时，一位年轻的长腿女子从人行道上走过。年轻人扭过头，目光追随着女子的身影，却没有一直看下去。头部大约转到九十度时，他的视线落在了左侧的橱窗上。年轻女子走出了他的视线，不见了踪影。但年轻人依然没有转头，定定地在看什么。行人专用的信号灯开始闪烁，不一会儿变成了红灯。走在人行横道中间的行人加快步伐，擦着出租车走了过去，没有人招手向他靠近。木村让引擎空转着，静待信号灯变成绿灯。

就在这时，骑摩托车的年轻人突然举起双手，身体剧烈地颤抖，接着，向木村的出租车这边倒了过来，咚的一声撞在了他的车门上。

这个笨蛋！一定是没有站稳、身体失去平衡才摔倒的。木村想。他摆上警灯走下车来，心想，如果车门有任何损坏，一定要对方赔偿相应的修理费。此刻绿灯亮了，后方的车辆纷纷超过木村的车，驶过十字路口。而那个年轻人仰卧在马路上，双脚不停地乱蹬，双手挣扎着想摘下安全帽。木村先去察看自己的“挣钱工具”，果然，车门上有一道斜斜的划痕。

“呸！”木村低声咒骂着走近年轻人。安全帽的扣环紧紧地扣在年轻人的下巴上，他却拼命想摘掉安全帽，就像要把自己的脑袋也一起摘下来。

有这么透不过气吗？木村意识到年轻人的样子有些异常，一屁股坐到他身旁，总算开口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安全帽的面罩是灰色的，木村看不清年轻人的表情。年轻人握着木村的手，像是

有什么话要说，甚至想抱住他，可是已说不出话来，也不再试图去摘面罩。

“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帮你叫救护车。”木村很快作出了决定。

木村一边跑向公用电话，一边心想：真是不可思议，一下没站稳竟然会摔成那样！难道是落地时撞到了头？不可能啊，那家伙不是戴着安全帽吗？而且手和脚看起来也没摔伤，只要不找我的麻烦就行。如果他说是在撞到我的车才受伤，那就麻烦了。如果对方受伤了，可以用我的汽车保险理赔吗？这么一来，就得有事故证明，而且还要接受警察的盘问……

木村打完电话回到原处，发现年轻人把手放在喉咙处，已经动弹不得。周围有几个行人停下脚步，担心地观望着。木村推开人群，告诉大家他已经叫了救护车。

“喂、喂，坚持一会儿，救护车很快就来了。”

木村动手解安全帽的扣环。他轻而易举地就解下了安全帽，这根本不可能勒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年轻人的脸扭曲得变了形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对方的表情，那就是“惊愕”。他双眼瞪得大大的，红色的舌头缠卷在喉头深处，口水从嘴角流出，已经等不及救护车来了。木村脱下年轻人的安全帽，伸手触摸他的脉搏时，已感受不到脉搏的跳动。他心里一惊，周围的情景一下子变得虚幻起来。

倒在地上的摩托车，车轮仍在缓缓地转动，黑色的汽油从引擎里流出，滴落进下水道。澄澈的夜空下没有一丝风，最上面的

信号灯再次变成红色。木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伸手抓住路边的栏杆，睁大眼睛又看了一眼躺在路上的年轻人。他头枕安全帽，头部与身体几乎成直角，这种姿势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自然。

是我放的吧？把他的头那样放在安全帽上，把安全帽当成枕头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木村已回忆不起几秒前发生的事。年轻人瞪大眼睛望着他。木村感到寒气唰地从肩头掠过。即使是在这么闷热的夜晚，他仍哆嗦个不停。

## 2

内护城河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秋日清晨的景色，炎热的九月终于接近尾声。浅川和行正向地铁站台走去，突然，他改变了主意，想近些欣赏此前在九楼看到的河面风光，便上了楼梯，向外面走去。报社里犹如沉淀在瓶底一般的混浊空气，向地面淤积。他忽然渴望呼吸一下外面清新的空气。只要一看到东京这座城市中的绿色，连五号高速公路与环岛交会处的废气也不再令他心烦，微明的天空和清晨的空气都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。

昨晚熬夜了，浅川非常疲乏，却始终睡不着。完稿后的兴奋变成一种适度的刺激，他的脑细胞依然活跃。这两个星期，他一直没能休息好，因此打算今明两天在家好好补补觉。何况这是总编辑的命令，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休假。

这时，他看到一辆空出租车由九段下的方向开过来，本能地举起手叫车。前两天他把竹桥与新马场区间的地铁月票用完了，还没去买新的。从这里乘地铁到北品川的公寓需要四百日元，而坐出租车要将近两千日元。虽然要浪费大约一千五百日元，可一想到乘地铁必须换乘三次，又刚刚领了工资，于是他决定，今天就奢侈一次吧。

浅川这一天会在这个地方打车，纯粹是一时的冲动。如果他坐地铁回家，那么上文所述的两起事件就绝不会连到同一条线上。故事的开始往往出于偶然。

出租车缓缓停在皇居的侧楼前。司机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，或许是熬夜的缘故吧，他的眼里布满血丝。仪表板上有一张彩色免冠照，旁边写着司机的名字——木村干夫。

“到北品川……”

听到目的地，木村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因为北品川位于公司车库所在地东五反田的前方，他正准备收车，正好顺路。类似的情形往往让出租车司机感到工作的乐趣。木村不禁变得饶舌起来。

“待会儿要去采访吗？”

“哎？”浅川望着车窗外发愣，疲乏的眼睛里布满血丝。他很是纳闷，这司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职业呢？

“先生，您不是报社记者吗？”

“我是周刊记者，你的眼睛真够尖的。”

木村开了近二十年的出租车，根据乘客的上车地点、穿着和

措辞，他就可以把乘客的职业猜个八九不离十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乘客从事的职业比较热门，并且以此为荣，紧接着就会聊起与工作相关的话题。

“您真辛苦啊，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。”

“不，正好相反。我现在是要回家睡觉。”

“啊，这样啊，那跟我一样。”

平时浅川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特别的自豪之感。今天早上他却头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的成就感，因为他策划的系列报道终于完成，并且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。

“工作有意思吗？”

“凑合吧。”浅川敷衍道。虽然这份工作有时候很有意思，有时候也很无趣，可是现在要一一作答太费劲。他忘不了两年前的那次失败，甚至还清楚地记得那篇报道的标题——《当代新神灵》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当年自己哆嗦着向总编要求做第二次采访的情景。

车内陷入短暂的沉默。出租车快速驶过东京塔左侧的弯道。

“先生，您是要走运河沿岸，还是走第一京滨？”根据要前往的北品川的地点，出租车的路线也有所不同。

“走第一京滨……我在新马场附近下车。”

乘客的目的地一清二楚，出租车司机就会感到轻松。木村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往右拐。

快到那个地方了。一个月以来，木村始终无法忘记那个十字



路口。与浅川对两年前的失败耿耿于怀不同，木村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看待这次事故。他与这一切没有关系，既不需要对事故负责，也不需要为此反省。那完全是对方造成的事故，即使他提高警惕也无法避免。当时的恐惧感，现在几乎淡忘了。

只是有一点无法解释：为什么每次经过这儿，都想把当时的事说给别人听呢？如果从后视镜看到乘客在打盹，木村就放弃这个念头。如果乘客没有睡，他就有一种冲动，想把那件事和盘托出。

“那是大概一个月以前的事了……”仿佛在等着木村打开话匣子，信号灯由黄变红。“这世上有太多事情让人搞不清楚。”

木村开了话头，试图引起浅川的兴趣。浅川正睡得有些迷糊，听司机这么说，急忙抬起头扫视了一下四周，确认现在的位置。

“最近猝死的人好像增加了不少呢……没想到年轻人也会这样。”

“啊？”“猝死”这个词在浅川耳边回响。木村接着说下去：“就在将近一个月前吧，我的车停在那儿等绿灯，突然有一辆摩托车朝我这边倒了下来。不是在奔驰的过程中摔倒的，而是停在那儿，突然砰的一声倒下来。你猜怎样了？啊，开摩托车的是一个十九岁的补习班学生……居然就那样死了！可把我吓坏了。当时救护车也来了，警车也来了，乱成一片。”

浅川默默地听着，但凭着当了十几年记者养成的敏锐洞察力，他立刻记下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名称。这纯粹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反应。